

驥躩去其其新觀姑豫夫獄五十半向其異
而不奪卒毆古主之音去明之冥玉清十籍入
貽古今視無無難豐潤世蘇效而山客之志玉

謝小娥傳

唐 李公佐 撰

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佑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
歷陽俠士段居貞居貞負氣重義交遊豪俊小
娥父蓄巨產隱名商賈間常與段婿同舟貨往
來江湖間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與夫俱爲盜
所殺盡掠金帛段之弟兄謝之生姓與同僕輩
數十悉沉於江小娥亦傷腦折足漂流水中爲
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

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
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
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書
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能得至元和八年
春余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泊建業登瓦官
寺閣有僧齊物者重賢好學與余善因告余曰
有孀婦名小娥者每來寺中示我十二字謎語
某不能辨余遽請齊公書于紙乃憑檻書空凝
思默慮坐客未倦了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
而至詢訪其由小娥嗚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
皆爲賊所殺邇後嘗夢父告曰殺我者車中猴
門東草又夢夫告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歲
久無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是
申蘭殺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
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
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
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
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

娥慟哭再拜書申蘭申春四字于衣中誓將訪
殺二賊以復其寃娥因問余姓氏官族垂涕而
去爾後小娥便爲男子服傭保於江湖間歲餘
至潯陽郡見竹戶上有紙榜子云召傭者小娥
至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
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
委娥已二歲餘意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謝氏
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在蘭家小娥每執
舊物未嘗不暗泣移時蘭與春宗昆弟也時春

一家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來密洽蘭與春
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每留娥與蘭妻蘭氏
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給娥甚豐或一日春攜大
鯉兼酒詣蘭娥私歎曰李君精悟玄鑒皆符夢
言此乃天啟其心志將就矣是夕蘭與春會羣
賊畢至酣飲暨諸克既去春沉醉臥于內室蘭
亦露寢于庭小娥潛鑊春于內抽佩刀先斷蘭
首呼號隣人並至春擒于內蘭死于外獲賊收
貨數至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暗記其名悉擒

就戮時尋陽太守張公喜因而行覈其事簾吏
旌表乃得免死而已元和十二年夏歲復夫父
之讐畢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求聘娥誓
心不嫁遂剪髮披褐訪道于牛頭山師事大士
尼將律師娥志堅行苦霜春雨薪不倦筋力十
三年四月始受具戒于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
爲法號不忘本也其年夏五月余歸長安途經
泗濱過善義寺謁大德尼令操戒新見者數十
淨髮鮮帔威儀雍容列侍師之左右中有一尼
問師曰此郎豈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
師曰然曰使我獲報父讐得雪冤耻是判官恩
德也顧余悲泣余不之識詢訪其由尼師曰名
小娥頃乞食孀婦也判官時爲辨申蘭申春二
賊名字豈不憶念乎余曰初不相記今卽悟也
娥因泣其寫記申蘭申春復父夫之讐志願相
畢經營終始艱苦之狀小娥又謂余曰報判官
恩當有日矣豈徒然哉嗟乎余能辯二盜之姓
名小娥又能竟復父夫之讐冤神道不昧照然

可知小娥厚貌深辭聰敏端特鍊指跛足誓求真如爰自入道衣無絮帛齋無鹽酪非律儀禪理口無所言後數日告我歸牛頭山扁舟泛淮雲遊南國不復而遇君子曰誓志不捨復父夫之讐節也傭保雜處不知女人貞也女子之行唯貞與節能終始全之也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亂常之心足以觀天下貞夫孝婦之節余備詳前事發明隱文暗與冥會符于人心知善不錄非春秋之義也故作傳以旌美之

楊媚傳

唐 李羣玉 撰

楊媚者長安里中之姝色也態度甚都復以冶容自喜王公鉅人享客競邀致席上雖不飲者必爲之引滿盡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始至亾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媚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南帥甲貴遊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幼貴淫喜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媚之